

老屋咖啡館

1

華燈悄悄搭上圓盤，微醉，街道上車潮漸漸散去，如煙霧般，很快地，黑夜籠罩街尾，小巷盡頭，一棟老屋仍有微光，不仔細瞧，還真看不出這是間店，店面小小的，裝不下幾張桌。

咖啡杯乒乒乓乓，響在寧靜的夜晚就像擴聲機，幸好隔壁店早已休息，諾大的蒼穹只剩這點聲響也不會有人舉布條抗議。

「小心點，很貴的。」

「就這麼愛錢，什麼都是錢，開口閉口都是錢錢錢，腦子就只有錢？」

「錢重要啊！不然現在怎會在這？」

壁掛式的電視正巧播送一則新聞，昨天搶銀行的嫌犯捉到了，犯人竟然是一名五星級大飯店的主廚，報導說主廚一個月薪水六萬，算是人生贏家，比起許多上班族薪水都高，若好好理財，在這生活應該不成問題，低著頭，戴著手銬，看上去非常年輕，聽說是欠了賭債，看來沒把持住，後邊是一陣嘆息。

「把電視關了吧！」

「聽了心煩。」

「讓我靜靜。好嗎？」

我看著他倆，難得的動怒場面，這兩雙胞胎兄弟，雖然長得一樣，個性卻天南地北，急驚風遇到慢郎中，若想要他們吵起來，那就像是一陣硬拳打在沙包上，不僅消音，連痕跡都找不著。顯然今天這件事情一定要有個結果，不能再拖。北漂到這已經三年了，剛穩定的事業就要無疾而終，難免一陣驚慌失措，亂了陣腳。

「這兒店面租金多嚇人，小小一塊地硬是要收十萬八萬的，跟我們那真是不一樣，我們那隨便一揮就是幾甲地，不像這，找來找去就只有指甲地，這能是同一個國嗎？」

蓮精準說出重點，伸出她剛畫好的指甲，輕輕呼氣，鼻尖飄來刺鼻味，學名是有機溶劑，我趕緊停止呼吸，避免吸入。這陣子，她想在門前擺個小攤，幫客人彩繪指甲，一屋雙收，發揮老屋最大價值。

「別畫了，她有過敏，一會咳起來停不住。」

蓮有些不好意思，收了手。也是，屋裡剛打烊，窗戶都關了，不通風，氣味

出不去，確實難聞。

在學校時，蓮是我們班成績最好的，但她之後還有四個年幼的弟弟，我還記得她父親聽聞她不想升學，想開始賺錢的念頭，有些捨不得卻也在心中放下一塊大石頭，那瞬間臉部表情變化，道出貧父的兩為難，我們就那幾戶人家，數都數得出，吃飽不行，餓不死罷了，她那一群弟弟們嗷嗷待哺。

告別家鄉北上闖拚，都是帶著滿滿激情來的，但現在大夥緊緊揪著心尖，一如眉角的糾結，纏死的毛線找不到起頭。.....忽然，鏗噹一聲，劃破深夜的尷尬，蓮的喇叭褲掉出一個銅板，大夥一時目光集中在她身上，她不好意思彎腰拾起，我想起昨晚她望著褲袋破了小洞茫然擔憂的神情。雖然開店當了老闆，我們仍有默契的，以最簡單的方式在這繁華的城市過著。

「明天房東要來簽約，房租要漲，一簽要簽三年。」

我刻意平靜宣告著大夥早已得知的訊息，想為今晚這場共識談掀開序曲，一柱香過去，空氣中沒有丁點回音，我只聽見砰砰砰的心跳聲和牆壁上從老家帶來的骨董鐘，滴滴滴.....答。

「我決不現在離開。」

他的背脊挺得直直的，臉上的青筋暴出，簡潔有力。

「一個月漲這麼多，」

「還要各種成本費用，」

「能活嗎?我們……」

「醒醒吧!」

「現實這樣你能怎樣?」

「難道你想學那主廚去偷去搶嗎?」

回音直球奉送。

2

我們坐著區間車來的，藍色搖搖籠，搖啊搖的，搖到這我們以為可以做夢的城市，一路上，我們把沿線的風光都搖進眼裡，青綠的畦畦稻田、大盞的白色電風扇、淺藍的天空、甜甜空氣.....，第一天晚上，鋪開睡袋，車站還算溫暖，只是整個晚上，我睡不著，睜著眼看著頂頭，我不停的想，這裡的車站怎麼跟咱家的車站不一樣，早上坐車時，我們那車站好老好舊，跟這裡不同，這車站好大好新，說是睡個上百人也不擁擠，這寬廣和咱家鄉的稻田一樣，只是一個草味一個有人味，我們幾個縮在柱邊的身軀看起來好小小。

清晨五點鐘，第一個進站買票的客人答、答、答的跟鞋聲響起，我就醒透了，再無睡意，想著爸媽的顧盼，想著隔壁桌那個總是斜眼看我的黃髮丫頭，他們的眼神打消了我有點想家的念頭，總得試試看方能證明自己的能力。

第二天我們打了電話給崔媽媽基金會，他算是這裡能幫助我們的一家介紹所，做善心事業的，是我們這種新來的小小蝸居族的一盞星光，他們給我們列印了一張配對資料，上頭列著地點和租金，我們依著上頭的建議資料，每天看屋，看了一陣子後，才發現以前聽過的鳥居真有其事，有個頂樓加蓋的房間，爬樓梯爬到頂樓後，一大片灰塵散落，過敏突發作，我咳到落荒而逃，踉蹌中彷彿聞到家鄉的那塊綠油油，風一吹，跳起綠波舞的氣味。

這個城市的車站這麼豪華，裡頭竟然佈滿奇奇怪怪的住屋，多看幾個之後，頂樓加蓋後來已經不算什麼奇葩。有一種狹窄樓梯直直上，像是掛在兩棟樓中間的紅色布條，寬大概只能一個人過，一直往上走，樓梯整個直的，沒有轉折，走到約一半的地方，有個稍微可以站腳的地方，繼續往上走，才會到達最頂層，打開腐朽的小門，小門外另有玄機，房東用木板隔了好多間房，稱做雅房，好多間雅房排在一起，像極了小時候稻田裡挖到的蟻丘，走道很小，我偷偷用目光量了一下尺寸，大約只有 0.75 米上下，密密麻麻的走道之後，是一間簡陋的洗澡間，夜裡燈泡常突然熄滅，風大的時候，房客常嚇得都不趕上廁所，乾脆房內置放個尿壺，整個蟻丘飄著陣陣尿味。這樣的房，竟然每個月租金還如此昂貴，誇張的是住得滿滿，這兒是房東們淘金的天堂，祖上積德，在這裡有地有房的人，不用工作，就能每個月靠租金數鈔票過日子，我想，這個城市不是瘋了就是傻了。

找到老屋時，我們已經精疲力竭，每日在城市裡頭逡巡一個個鳥窩、蟻丘，到後來，竟有些厭世的念頭，這城市，是金玉其外，敗絮其內。這時，突然看到她，一個小巧的、玲瓏的、靜謐的，非鳥非蟻的遲暮美人，靜靜地站在那裡，彷彿與世無爭。她站在這個城市這條小巷子的最尾端，車子開得進來、開不出去，左右不能轉彎，位置極差，好處是巷子一轉出去就是捷運站，只是巷子窄又長，必須要一路倒車出去，所以最好停在巷口，再步行到這裡，我們拿捏著客人進來的意願度和內心的驚艷，不敢太顯於色。缺點仍很多，但已經是我們目前看過唯一適合在一樓開店的，雖然是在小巷子，若是產品打出名聲，小巷子也能風生雲起，房東是個老先生，滿頭斑白的髮，準備移民到澳洲，這兒位置不好，賣了許久賣不出去，於是決定先出租，下星期就要飛，賣屋以後再說。

或許是久未售出，房東的心態柔軟不少，租金能談，我們咬著牙簽了，盤算著白天營業，夜晚直接住下，店住合一，不用分開。

屋子裡靜默的時間一下過了半小時，在這段追逐分秒浪尖的臺北生活，這樣寂靜的時間很少見。自從開張後，我們都是從早忙到晚，歇業後還要急著清理地板、桌面、咖啡抬、烘培豆，才能趕得及在午夜十二點入睡。

烘豆。剛開始，我們全倚賴軒的技術指導，軒一再強調，烘培最重要的是能夠將豆子的內、外側炒透，均勻是必要的。我們用火烤豆，也是用心在烘豆，必須將豆中的水分順利地排出，這一步急不得，若急了，咖啡豆會起斑點，味道也會生澀嗆人，我們烘出的豆大又脹、表面沒有皺紋、有光均稱，各有不同的風味。

軒笑著說，能將咖啡豆烘培出最大極限的特色，正是烘培的終極目標。就像是我們長大一般，外表長太快，內心還沒成熟，味道多嗆辣。聽軒這樣說，心中一凜，是怎樣的成長經歷，如此青春的外貌，有這樣老人家的見解。或許就是聽入心肚，我們幾個才能度過艱難日子，再苦也願意忍受，堅守初衷，也默默期盼自己被烘培成極致的那顆豆。

我們店裡的招牌，是 MO 招，用的是手瀘網的「手工烘培」。生豆放入手把瀘網中，蓋上蓋子，中火、瀘網和火源保持二十五公分的距離，不停以圓形擺動，這個手工烘出來的豆真是風情萬種。許多客人都對這支讚不絕口，一喝上癮，一試成主顧，不管小巷要走多遠，人龍會自動前來小屋報到排隊。這樣的人龍是我們來到這裡夢寐以求的畫面，人多是這裡的特色，人口密度是全國首區，寸土寸金，人多地少，管它鳥居蟻丘自然是趨之若鶩。

為了把生意做起來，穩定客群，我們極少回鄉，圍爐的時候，我們會一起坐在老屋門口，把天上的月兒輕輕取下，刮刮它柔美的月光，閉上眼睛，想像月光粉灑落在臉龐，再想著遙遠的故鄉，爸媽也和我們一起抬頭擁抱著這片月光，雖然彼此不在身邊，但在同一個月光下賞同一個月，一同舉杯望月。

除夕那天，店裡坐滿了跟我們一樣無法返家的遊子，北漂、南漂、還有西漂，我們一起圍爐，喝著暖呼呼的 MO 招，一塊對著星空許願，希望來年能與家人團聚，這兒，成了遊子的移動式老家。三百六十五天都能喝到的舒壓味，果真讓我們的生意在網海中露出頭角，我們正式取名為老屋，這屋確實很老，老到數不清屋外的皺紋，老到接雨水時，擺放的角度全方位，但我們用濃郁的香生根。

回憶不遠，雞鳴很近。東方白露剛露臉，屋內突然傳來嗚咽，很微細但很震撼，他從來不哭，就算是我們最苦最窮的時候，他也不示弱，他只是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在料理台前烘豆、煮豆，日夜精進技術，因為他知道唯有金字招牌才禁得起風雨飄搖。或許是上天都看見我們這一群囡仔的決心，讓我們安身立命在這老

屋，度過了一千多個日子。但，大雨來得又急又快，誰能料想到，房東一個月前在澳洲離世，他的兒子接手租約，看得出新官作風，也可能咖啡生意好的消息傳到他耳中，硬是一通電話通知我們舊約到期後，新約即將調漲的規定，一漲就漲一倍，還不給談價，我們人都還沒見到，但他投下的這顆石頭，炸入湖中，就像散彈，一波又一波撞擊我們的決心，我們幾乎招架不住。

此時此刻，惋惜是最深的吶喊，我們都明白，這裡就是他的天、就是他的心血、就是他的希望，是他幾分幾角的銅板建立起來的桃源，我們揪著心，跟著屋內的燈影抽痛，屋內寂靜到連呼吸聲都聽得見，淚會傳染，一個接替著一個。我又想起第一天的臺北車站，金碧輝煌的車站頂，讓我對這個城市充滿讚嘆，這個首富之地，我們這麼努力奉獻生命，靠自己的力量和心血，怎能最後落得這樣的處境，外頭夏蟬鳴鳴，屋內如同寒冬凜冽，富裕之城，怎就沒有我們的落腳之處。

蓮輕拍他的背。

「就不能跟少房東爭取嗎？」

「說說情不行嗎？」

「這個見錢眼開的臺北少，這麼狠。」

「大不了不租，我就不信，憑著我們的實力，別地方做不起來」

「這裡真的很好，我知道」

「租約到期，我們連住哪裡都有問題，一時要搬到哪」

「大不了再住車站啊」

我又想起三年前，那堆烏窩和蟻丘，不知道那些房客們現在還好嗎？頂樓加蓋的電燈修好了沒？是否依舊尿味飄香。

雖然不是臺北人，但我們確實把臺北當成第二個家，真心呵護這片小小的天地，只因為我們沒有它的擁有權，所以必須被迫搬離，一堆社會主義、經濟主義的言論轟然出線，以前我不在乎那些主義的，心想是激進份子的文字遊戲，如今壓迫在即，內心竟希望那些擁有經濟權的屋主應被判下十八層地獄，甚至應該像耕者有其田那樣，把這屋便宜讓價給我們。事不關己無所謂，事到臨頭方知苦。

東方白露漸漸全染，佝僂的背影徹夜未眠，跟那日車站一般，人生真難，真難，起頭難，突圍難，結束更難。這些人生課題，如何畫上句點。

4

店門口貼上店遷啟示，手機響起，對面大樓的跑腿小妹一早慌亂。

「今天老屋咖啡館歇業，上頭寫著即將遷移，但沒有寫遷到哪裡，地點待尋，確定後再通知。」

「還真倉促的公告，發生什麼事？」

5

「以後少了一個可以靜心的地方，真可惜」
「我要外帶 MO 招，幾乎無法想像沒有他的日子。」
「今天早餐沒有咖啡?」
「有這種事?」
猜測與想像漫天飛舞。

在這個城市裡，沒有買到好咖啡會有失落感。有一次，無意聽到客人聊天，是對面大樓的員工，只有在這裡，才顯得自己還有能力購物，買一杯咖啡，買十五分鐘貴氣。真奇怪的念頭，不過或許也是這種念頭，讓我們可以生存下去，不然，這樣一個偏僻的地點，不早早關門大吉才怪。

本來蓮就是不特別怎樣愛喝咖啡，但仍隨軒一起創業，軒愛啡癡狂，在學校時就研究生豆炒法，炒出品味後，練就一手沖泡好本領，北漂到這陌生的城市，就計畫以咖啡築夢，城市裡的人憂鬱、壓力集於一身，他們會需要紓壓的元素，咖啡就是一種。

軒緩緩說起，他是如何研究咖啡，如何拜師學藝，蒐集各種好豆的資訊，如何用了十年的時間研究出自己一套咖啡哲學，實在不想在此時打退堂鼓，這個城市，我們打拼的身影已經刻印入城，又如何能一夕將我們踢離。當初我們找到這個地點，還眼巴巴盯著捷運的人潮按計數器，後來決定在這，除了因為這是少數可以負擔租金的地方，計數器上的數字也是促進劑，咖啡夢就是我們前行動力，然而，事情並非如此順利，雖然打出名聲後，每天喝咖啡的人不少，但成本開銷也像巨石，壓的我們不能喘息，得沖泡更多更多的杯。

少房東十點就到了，很準時，臺北人對時間總是算得精準，如同房租，他一廂情願地說著他的漲價公式，並相信我們一定能照單全收，然而翻倍的成本豈是剛學會走路的創業者輕易能承受的重，雖然我們的售出總杯數不少，但各種成本加總過後也是可觀，翻倍後的店租對我們的營利極其不利，可以說是大風雪，最後，少房東知道我們不續約了，才忽然瞪大眼睛盯著我們。但，他很快調整自己，一副不租我們，還可以另租別人的氣勢，最後只落下，那把這清理回原狀，租約到期後點交。

租金不會下降，留在臺北，得另覓地點開張，回家，暫時放著不想。

5

晚上，我們經過信義房屋，發現少房東直接委託要賣了我們那間老屋，落寞更加沉重，不記得是如何走回，又是如何入睡，我們都沒有說話，任憑思緒各自飛散。

6

軒的父親不知從誰那裡聽到這個消息，打了通電話上來，我聽到軒不斷對電話回話，不要這樣，不用這樣，真的不需要這樣，然後掛上電話。軒說，爸將家裡那甲地賣了，把錢打上來，這樣突如的轉變，讓我們嚇了一大跳。老人家的觀念都是祖產不可隨便賣，這會，伯父竟然眼都不眨把地給賣了，聽說，買家已經跟伯父商談很久，是臺北的企業家要到鄉下退休，想買塊地，過著田園生活，伯父一直不肯賣，總想等著我們回鄉時，過給他們兩兄弟，這回，伯父聽到兒子遇到困難，二話不說賣了地，知子莫若父，伯父又何嘗不知道兒子對老屋的熱愛，只是平常沒說出口，那我們在網海中嶄露頭角的消息，伯父可是一遍又一遍跟鄰里交流，驕傲之情表露無遺，後來，我們才知道，在門口貼出的告示，一早，就在網海中炸開，伯父也看見了。

這筆錢，讓我們直接買下了老屋，這下，我們再也不用擔心房租翻倍的問題，我們正一點一滴成為老屋人，在這個城市，我們有了小小的一腳地，雖然小小的，放不下幾張桌，但它讓我們生了根。重新開張的時候，伯父也來了，鄉下人，第一次來到臺北，第一次坐捷運，一切都好新奇，真有些劉姥姥逛大觀園的場景重現，他親自幫我們揭牌--「老屋咖啡館」，新做的牌，象徵新生，店內的招牌依舊是 MO 招，我端了一杯給他，喊了一聲：「爸。」老屋雙喜臨門，我和遊、蓮和軒的喜事也同天一塊辦了。

領了戶口名簿，老屋人正式成了臺北人，而那位臺北企業家戶口流動到鄉下去了，城市的人口移動就是這樣流動的，這種流動模式，可能每天都在這塊土地上演。

有了落地生根的家，我們不忘兢兢業業在這個城市裡奮鬥，我漸漸不會想第一天的臺北車站，也很少想起家鄉的田地，現在有一塊是企業家的了，而這裡有一塊地是我們的了，我們全心全意為了送上一杯香濃打拼。原來，土地的擁有權也是有情天地的見證者，如此奇妙。軒和蓮的孩子出生了，老屋更加熱鬧。

6

巷口緊急剎車聲，劃破天際，一名醉漢高速駕駛撞倒了返家的他，軒就這樣躺在那，一動也不動，他的世界正一點一點瓦解崩解消失，再也沒醒來。

我常想著，軒他那舒壓理論，他總說，這個城市是個極大的壓力鍋，以他研究十年的咖啡理論，這裡必須有道地咖啡館，給城市的人們舒舒壓，老屋六點就開，十二點才打烊，除了 7-11 和全家外，老屋營業時間最長，想給早起用早餐的人有好咖啡喝，晚上夜歸的人有香咖啡喝，我真搞不懂，這樣一個年輕的靈魂怎會有這樣的想法，然而，這樣的想法確實很有韻味，他吸引著游、也吸引著蓮

和我，甘心為他的理想來到這裡，當然，也結交了一群死忠的主顧，一傳十、十傳百、百傳千、千傳萬，這段三字經的橋段在網海中確實發酵，網海對我們的評價是，好喝到沒話說，想喝的時候都有開，我們的首席品牌地位非常穩固。

有對情侶，剛到臺北打拼不久，打扮得很樸素，給人非常清爽的印象，他們常在晚上十點左右來喝咖啡，總是點二杯 MO 招，一杯溫，一杯冷，女孩總是喝溫的，他們會先嗅聞香氣，再彼此對望許久，才輕輕啜飲一口咖啡，一臉享受的模樣，讓我們在旁邊也感受到幸福，這樣的畫面我們常看見，開店就是有這樣的好處，我們用咖啡觀察各式各樣的人，用咖啡成就生活，也用咖啡當作心靈的拐杖，慰藉著需要支持的靈魂。

有對夫妻，老公總是一大口就喝完一杯 MO 招，老婆則是慢條斯理，一小口一小口品嚐，一看就知道兩個人個性大相逕庭，但兩人感情特別好，他們一起牽著手慢慢走進來，喝完咖啡後，又一起牽著手慢慢走出小巷，好幾年都如此，我們看著他們從黑髮到白髮，感情依舊如此好。

還有對出櫃的同志，他們十分含蓄，我們也是一年後才知道他們的性向，他們總是快打烊時，點外帶，當男生的那位，總點一杯重口味的拿鐵，而女生那位，點卡布，他們總是自備一紙袋，環保人士，聽他們說，睡前必喝，不然睡不著，我笑問，睡前喝咖啡，不是睡不著嗎？他們也笑著回，睡前不喝你們的咖啡，才睡不著。他們很幸運，獲得雙方父母的同意，大方的在一起，我想起，我們隔壁村那對同志，被掃地出門的驚恐畫面，不得不承認，這裡的思想，和我們那裡還是大段距離的。

軒走後，遊好陣子沒有心魂，畢竟那是打從娘胎一起長大的兄弟，在老屋裡，到處都是軒的影子，他說這個火候要控制到八十度，他說這個網距離火要二十五公分，他說水沖下去的時候要快速搖動，他說咖啡上的花要開四十五度角，他說他的咖啡是要給人帶來幸福的，他說這裡是他的第二個家，他是我們的頭，他是我們的好夥伴，是他，帶我們來到這個繁華的城市，如今，我們都在，他卻先走了，這是怎樣的命運安排，我想不透，我開始想念起家鄉綠油油的草地，我想起小時候我們一起在將收割的稻田中玩耍嬉戲的笑聲，我把這些畫面從折疊的行李箱裡找出來曬乾。

出殯那天，好多主顧來送他。醉漢也是其中之一，他哭紅眼，他也是我們的客人，他的懊悔寫在臉上，但已經來不及，大家舉杯送他，用他最愛的 MO 招向他致敬，希望他聞著咖啡香離去來世乘願再來，他們哭著說，是這樣一個老家的氛圍，讓他們在忙碌的生活裡有個沉靜的空間可以休息，是這樣一種用心銷魂的口味，讓他們每天沉重的壓力適時得到紓解，竟然和軒的理論完全契合，這樣一

個溫暖的靈魂，就這樣乘香而去。

蓮牽著孩子告訴我們，她選擇留下來，把軒的未竟之念做下去，她怕軒哪天回來看不到她們，會難過。

7

我跟游回到家鄉，在老家前面的荷塘，用軒教我們的各種咖啡知識、沖泡技術，依樣開了間咖啡館。夢想的種子會發芽，也會開花，壓力的種子會飄散，像蒲公英一樣，飛在各處，那個城市小小的，乘載著眾多的人群，壓力鍋隨時要炸鍋，軒的咖啡能幫他們解憂療癒，家鄉的土地大大的，人少少的，也需要壓力舒展，這是我和游的想法，既然軒已經永遠留在那個城市，我們帶著他的理念在家鄉深耕。

蓮每天都會跟我們視訊，有網路真的很方便，軒的女兒愈發像爸爸，看到她，就彷彿看到軒，這個城市不會因為少個人就不能運轉，但很奇特的，老屋在那裡，到老屋喝咖啡的人都記得他，醉漢常常來幫忙打掃，為他自己贖罪，我們早就原諒他，那天，他是因為妻子背叛離家而酩酊大醉。離開臺北前，我畫了一幅家鄉綠油油的草地掛在老屋裡，草地上有我們四個年輕時的身影，那是要來臺北那年的暑假，我們在稻田裡計畫北上計畫的會議，那天，天很藍，草很青，夢想很大，步伐很小。

除夕那天，我們從老家到老屋一起圍爐，我們靜靜凝望這個城市，漫天飛舞的夢想輕盈的飛了起來，朦朧中，蓮好像看到剛炒好咖啡豆的軒對著他微笑。

「媽咪，又想爸爸了嗎？」

「我們一起跟爸爸許願，讓老屋咖啡能一直飄香好嗎？」

「蓮，你後悔來到臺北嗎？當初，如果我們在家鄉創業，是不是軒就不會發生意外？」

「不會的，我相信所有的事情自有定數，我不後悔到這，這裡，讓我們的夢想起飛，讓軒的理想落實，誰不想有這樣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呢？」

夜晚，是許許多多寂寞的心靈返家的時刻，有些重口味的靈魂到夜店嘶吼、而總有一些喜歡清淡飄香味的靈魂，他們會準時到這來解憂、釋放壓力，我們終於徹底領會老屋的魔力和魅力。